

品味诗词

毛泽东诗词里的春天大气磅礴

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,对“春”情有独钟。

白居易醉心于江南春色,《忆江南》传世于今;苏轼感怀身世际遇,借春光抒写《蝶恋花》;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融情于景,读来朗朗上口;毛泽东诗词里的春天,则是大气磅礴,铿锵有力!

《七律·和柳亚子先生》

饮茶粤海未能忘,索句渝州叶正黄。三十一年还旧国,落花时节读华章。牢骚大盛防肠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莫道昆明池水浅,观鱼胜过富春江。清纯和雅,语言温婉秀润,情意绵长,看似清淡,味之弥甘,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。

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

久有凌云志,重上井冈山。千里来寻故地,旧貌变新颜。

到处莺歌燕舞,更有潺潺流水,高路入云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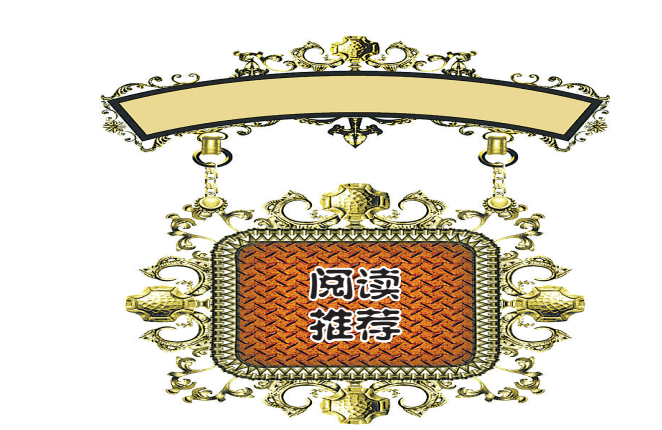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黄洋界,险处不须看。

《七律·送瘟神》

绿水青山枉自多,华佗无奈小虫何。千村薜荔人遗矢,万户萧疏鬼唱歌。坐地日行八万里,巡天遥看一千河。牛郎欲问瘟神事,一样悲欢逐逝波。春风杨柳万千条,六亿神州尽舜尧。红雨随心翻作浪,青山着意化为桥。天连五岭银锄落,地动三河铁臂摇。借问瘟君欲何往,纸船明烛照天烧。面前浮现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,它既是写景,又象征着当时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的动人气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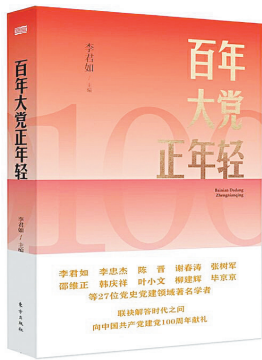
《七律·和周世钊同志》

春江浩荡暂徘徊,又踏层峰望眼开。风起绿洲吹浪去,雨从青野上山来。尊前谈笑人依旧,域外鸡虫事可哀。



《百年大党正年轻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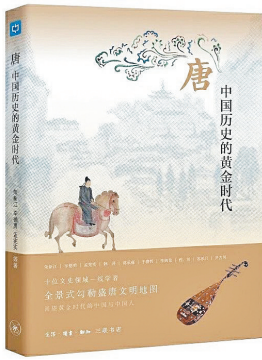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,百年大党,朝气蓬勃,风华正茂。为什么说“百年大党正年轻”,怎样才能使百年大党“永远年轻”?面对这个时代之问,本书从“百年大党正年轻”的新颖视角,以通俗易懂的语言,阐述了我们共产党百年来始终朝气蓬勃的基本经验,彰显了我们党面对各种危机,善于危中寻机、困中破局的制胜伟力,揭示了我们党厚植根基、实现长期执政的成功秘诀,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历史、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。



作者：
李君如 主编
出版社：
东方出版社

《唐：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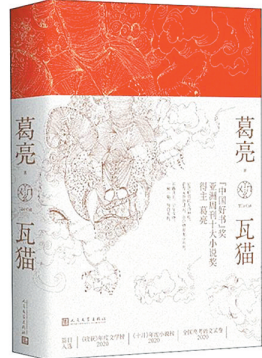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“黄金时代”,那么或许就是唐朝。唐帝国疆域辽阔,唐人的世界观包容洒脱,唐朝的女性空前解放,唐诗更是塑造了中华的文化基因。本书汇集十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,抓住唐朝成为“黄金时代”的关键元素,从全球视野和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唐帝国。在吸纳最新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翔实而活泼地讲述唐代的政治文明、物质生活和审美风尚,并通过佛教、诗歌、乐舞、书画等主题,立体呈现唐人丰富的精神世界,以及千年不坠的伟大传统。



作者：
荣新江等 著
出版社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《瓦猫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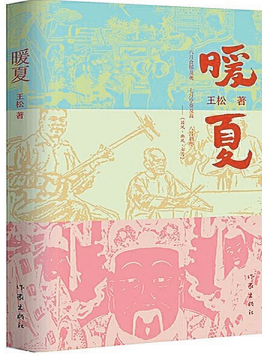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关于手艺人小说,写出了命运颠簸中一缕缕人性的亮色。普普通通的小人物,无论是修书、理发,还是制陶,但有一技傍身,便有了坚守理想的底气。那些融入血脉的手工艺,是生计,是倚仗,也是与岁月相守相待的凭据。作者以雅致的笔调去写拙朴的匠人生活,在対时光流逝的追忆中,不动声色地拂过淡淡的哀婉,拈出经过火炼风化的豁达与超然,让我们看到源自热爱而焕发出的熠熠光彩。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,在张弛有度的节奏中逐次展开,成就了一本寓艺于义的佳作。



作者：
葛亮 著
出版社：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暖夏》

长篇小说《暖夏》以当下的农村脱贫攻坚为主题,用民俗曲艺的笔法腔调讲述了梅姑镇上的东西、金旺两村,从最初的相互抵触到最终走向融合发展、共同富裕的故事。作品充满了新时代的乡村气息,同时跳出了同类题材作品的窠臼,不仅写了物质层面的脱贫,更写了人的精神渐变,尤其突出了文化传统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。作品把脱贫攻坚的宏大主题包裹于乡村生活的日常叙事之中,充分容纳了地方元素,立体呈现了百姓心思,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叙事魅力,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。



作者：
王松 著
出版社：
作家出版社

吴雯 整理
请相关作者告知联系方式以奉稿酬

世说新语



光之香

我遇见一位年轻的农夫,在南方一个充满阳光的小镇。

那时是春末,一季稻谷刚刚收成,春日阳光的金线如雨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,牵牛花在篱笆上缠绵盛开,苦苣树上鸟雀追逐,竹林里的笋子正纷纷胀破土地。细心地想着植物突破土地,在阳光下成长的声音,真是人世间里非常幸福的感觉。

农夫和我坐在稻谷旁边,稻子已经铺平摊开在场地上。由于阳光的照射,稻谷闪烁着金色的光泽,农夫的皮肤也染上了一种强悍的铜色。我在农夫家做客。刚刚是我们一起把稻子倒出来,用犁耙推平的,也不是推平,是推成小小山脉一般,一条棱线接着一棱线,这样可以使山脉两边的稻谷同时接受阳光的照射。似乎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晒谷子,因为等到阳光晒过,八爪耙把棱线推进原来的谷底,则稻谷翻身,原来埋在地面的谷子全翻到向阳的一面来——这样晒谷比平面有效而均衡,简直是一种阴阳的哲学。

农夫用斗笠扇着脸上的汗珠,转过脸来对我说:“你深呼吸看看。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缓缓吐出。

他说:“你吸到什么没有?”“我吸到的是稻子的气味,有一点香。”我说。

他开颜地笑了,说:“这不是稻子的气味,是阳光的香味。”

阳光的香味?我不解地望着他。

那年轻的农夫领着我走到稻田中间,伸手抓起一把向阳一面的谷子,叫

笔走万象

苔藓之美

苔藓,恐怕是植物中最小、最古老的品种之一。它是与恐龙同时期的物种,全球分布有23000种,中国有3100种。

苔藓的家族这样庞大,个体却十分的渺小。它没有根,没有花和籽,只有茎与叶,真是简洁到了极点,肉眼看去只是一点绿痕。这么卑微的植物却在干着一件伟大的事情。它不肯在明媚的阳光下落脚,把这里让给那些更需要热量的家族;不肯在人多的地方露脸,把这里让给那些更要人喝彩的花朵;它专找阴暗、湿冷、老旧的角落,用自己微小的身躯为那些被冷落抛弃了的旧物,织成一件细密鲜亮的绿衣,轻轻地裹在它们的身上。让它们不失尊严地屹立,安详地享受云起日落。它像一个发过大愿的苦行僧,专门引渡苦海中的人。

我第一次感觉到苔藓的存在,是在一个原始林子中穿行时。



当林子足够大,足够幽深时,最刺激你的并不是那些高大的乔木,而是林中一条条绿色的光带,那是苔藓包装过的朽木或者挂于树间的古藤。微风拂动,树缝中的阳光照得它扑朔迷离,就像是夜空下的露天音乐会上,歌迷们手中的荧光棒划破黑暗,伴着歌声。如果赶巧,苔藓裹着了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,那就算你运气,碰到了一块绿色的宝石。幽暗、孤寂的林子顿时有了生气。于是,我就肃然起敬,这才是真正地为他人作嫁衣。

其实,苔藓之美更在于它对人心灵的抚慰。你看,愈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或门可罗雀的时候,就愈显出它的存在。它永远在无声地分担着你的寂寞,陪伴着你的孤独,而且总能将寂寞转化为一种恬静,将孤独转化为一种自信。古诗文中的苔藓,无不是一种静好的风景。最著名的如王维的“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”,如

我几乎不写新诗的,为了苔藓,忍不住也要涂抹几行:

当枯木已朽,
当砖瓦已旧,
古道上已经无人行走,
老房子里也再无人厮守。
这时有一个精灵,轻轻地走来,
它抚摸着过去的时光,
给每一件旧物盖上一层温柔。
让万物有平等的尊严,
它拥抱着每一块冰冷的石头。
用绿色填满所有的沟壑,
它将寂寞酿成一壶老酒。
让时光无声地轮回,
它将死亡转化为生命的永久。
嫁衣也是一种职业,
他人的美丽,
何尝不是你更美的理由。

摘自《解放日报》梁衡

秀水明山



乐山摄